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21

小说卷

(四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21

小说卷

(四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明

瞿 佑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金凤钗记

大德中，扬州富人吴防御居春风楼侧，与宣族崔君为邻，交契甚厚。崔有子曰兴哥，防御有女曰兴娘，俱在襁褓。崔君因求女为兴哥妇，防御许之，以金凤钗一只为约。既而崔君游宦远方，凡一十五载，并无一字相闻。女处闺闱，年十九矣。其母谓防御曰：“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载，不通音耗，兴娘长成矣，不可执守前言，令其挫失时节也。”防御曰：“吾已许吾故人矣，况成约已定，吾岂食言者也。”女亦望生不至，因而感疾，沉绵枕席，半岁而终。父母哭之恸。临敛，母持金凤钗抚尸而泣曰：“此汝夫家物也，今汝已矣，吾留此安用！”遂簪于其髻而殓焉。

殡之两月，而崔生至。防御延接之，访问其故，则曰：“父为宣

德府理官而卒，母亦先逝数年矣，今已服除，故不远千里而至此。”防御下泪曰：“兴娘薄命，为念君故，得疾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今已殡之矣。”因引生入室，至其灵几前，焚楮钱以告之，举家号恸。防御谓生曰：“郎君父母既歿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于吾家宿食。故人之子，即吾子也，勿以兴娘歿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搬挈行李，于门侧小斋安泊。将及半月。时值清明，防御以女新歿之故，举家上冢。兴娘有妹曰庆娘，年十七矣，是日亦同往。惟留生在家看守。至暮而归，天已曛黑，生于门左迎接；有轿二乘，前轿已入，后轿至生前，似有物堕地，铿然作声，生俟其过，急往拾之，乃金凤钗一只也。欲纳还于内，则中门已阖，不可得而入矣。遂还小斋，明烛独坐。自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人门，亦非久计，长叹数声。方欲就枕，忽闻剥啄扣门声，问之不答，斯须复扣，如是者三度。乃启关视之，则一美姝立于门外，见户开，遽褰裙而入。生大惊。女低容敛气，向生细语曰：“郎不识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向者投钗轿下，郎拾得否？”即挽生就寝。生以其父待之厚，辞曰：“不敢。”拒之甚厉，至于再三。女忽赧尔怒曰：“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，置汝门下，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，将欲何为？我将诉之于父，讼汝于官，必不舍汝矣。”生惧，不得已而从焉。至晓，乃去。自是暮隐而入，朝隐而出，往来于门侧小斋，凡及一月有半。一夕，谓生曰：“妾处深闺，君居外馆，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。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，一旦声迹彰露，亲庭罪责，闭笼而锁鹦鹉，打鸭而惊鸳鸯，在妾固所甘心，于君诚恐累德。莫若先事而发，怀璧而逃，或晦迹深村，或藏踪异郡，庶得优游偕老，不致睽离也。”生颇然其计，曰：“卿言亦自有理，吾方思之。”因自念零丁孤苦，素乏亲知，虽欲逃亡，竟将焉往？尝闻父

言：有旧仆金荣者，信义人也，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。今往投之，庶不我拒。至明夜五鼓，与女轻装而出，买船过瓜州，奔丹阳，访于村氓，果有金荣者，家甚殷富，见为本村保正。生大喜，直造其门，至则初不相识也。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，方始记认，则设位而哭其主，捧生而拜于座，曰：“此吾家郎君也。”生具告以故，乃虚正堂而处之，事之如事旧主，衣食之需，供给甚至。

生处荣家，将及一年。女告生曰：“始也惧父母之责，故与君为卓氏之逃，盖出于不获已也。今则旧谷既没，新谷既登，岁月如流，已及期矣。且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今而自归，喜于再见，必不我罪。况父母生之，恩莫大焉，岂有终绝之理？盍往见之乎？”生从其言，与之渡江入城。将及其家，谓生曰：“妾逃窜一年，今遽与君同往，或恐逢彼之怒，君宜先往觐之，妾舣舟于此以俟。”临行，复呼生回，以金凤钗授之，曰：“如或疑拒，当出此以示之，可也。”生至门，防御闻之，欣然出见，反致谢曰：“日昨顾待不周，致君不安其所，而有他适，老夫之罪也。幸勿见怪！”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但称“死罪”，口不绝声。防御曰：“有何罪过？遽出此言。愿赐开陈，释我疑虑。”生乃作而言曰：“曩者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，不告而娶，窃负而逃，窜伏村墟，迁延岁月，音容久阻，书问莫传，情虽笃于夫妻，恩敢忘乎父母！今则谨携令爱，同此归宁，伏望察其深情，恕其重罪，使得终能偕老，永遂于飞。大人有溺爱之恩，小子有宜家之乐，是所望也，惟冀悯焉。”防御闻之，惊曰：“吾女卧病在床，今及一岁，饘粥不进，转侧需人，岂有是事耶？”生谓其恐为门户之辱，故饰词以拒之，乃曰：“目今庆娘在于舟中，可令人舁取之来。”防御虽不信，然且令家僮驰往视之，至则无所见。方怒诘崔生，责其妖妄，生于袖中，出

金凤钗以进。防御见，始大惊曰：“此吾亡女兴娘殉葬之物也，胡为而至此哉？”疑惑之际，庆娘忽于床上欻然而起，直至堂前，拜其父曰：“兴娘不幸，早辞严侍，远弃荒郊，然与崔家郎君缘分未断，今之来此，意亦无他，特欲以爱妹庆娘，续其婚耳。如所请肯从，则病患当即痊愈；不用妄言，命尽此矣。”举家惊骇，视其身则庆娘，而言词举止则兴娘也。父诘之曰：“汝既死矣，安得复于人世为此乱惑也？”对曰：“妾之死也，冥司以妾无罪，不复拘禁，得隶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妾以世缘未尽，故特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因缘尔。”父闻其语切，乃许之，即敛容拜谢，又与崔生执手歔歔为别。且曰：“父母许我矣！汝好作娇客，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。”言讫，恸哭而仆于地，视之，死矣。急以汤药灌之，移时乃苏，疾病已去，行动如常，问其前事，并不知之，殆如梦觉。遂涓吉续崔生之婚。生感兴娘之情，以钗货于市，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币，赍诣琼花观，命道士建醮三昼夜以报之。复见梦于生曰：“蒙君荐拔，尚有余情，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小妹柔和，宜善视之。”生惊悼而觉。从此遂绝。呜呼异哉！

本篇选自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《剪灯新话》卷一。本卷所选《剪灯新话》各篇，均据此版本。传奇小说集《剪灯新话》成书于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前后，共四卷二十篇。书中故事以婚姻恋爱、鬼神怪异为多，一些好的篇章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，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，反映出元末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遭遇。艺术上，此书描写委婉多致，文词较为华丽，它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，启迪了以后的《剪灯余话》、《觅灯因话》等明代传奇小说，并开《聊斋志异》之先河，在中国文言

小说史上有一定地位。书中一些故事，为明代拟话本和戏曲的创作提供了素材。《金凤钗记》是一篇优美的爱情故事。作者热烈赞扬了青年男女执著而深沉的爱情。小说文辞华美，惜骈偶文字太多，成为叙事写人的累赘。本篇曾被凌濛初改写成话本，列入初刻《拍案惊奇》第二十三卷，回目为《大姊游魂完宿愿，小妹病起续前缘》；又，沈璟也曾把它作为题材，写成传奇剧本《坠钗记》。（刘扬忠）

翠 翠 传

翠翠，姓刘氏，淮安民家女也。生而颖悟，能通诗书，父母不夺其志，就令入学。同学有金氏子者，名定，与之同岁，亦聪明俊雅。诸生戏之曰：“同岁者当为夫妇。”二人亦私以此自许。金生赠翠翠诗曰：

十二阑干七宝台，春风到处艳阳开，东园桃树西园柳，
何不移教一处栽？

翠翠和曰：

平生每恨祝英台，凄抱何为不肯开？我愿东君勤用意，
早移花树向阳栽。

已而，翠翠年长，不复至学。年及十六，父母为其议亲，辄悲泣不食。以情问之，初不肯言，久乃曰：“必西家金定，妾已许之矣，若不相从，有死而已，誓不登他门也。”父母不得已，听焉。然而刘富而金贫，其子虽聪俊，门户甚不敌。及媒氏至其家，果以贫辞，惭愧不敢当。媒氏曰：“刘家小娘子，必欲得金生，父母亦许之矣，若以贫辞，是负其诚志，而失此一好因缘也。今当语之曰：‘寒

家有子，粗知诗礼，贵宅见求，敢不从命。但生自蓬华，安于贫贱久矣，若责其聘问之仪，婚娶之礼，终恐无从而致。’彼以爱女之故，当不较也。”其家从之。媒氏复命，父母果曰：“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，吾知择婿而已，不计其他。但彼不足而我有余，我女到彼，必不能堪，莫若赘之入门可矣。”媒氏传命再往，其家幸甚。遂涓日结亲，凡币帛之类，羔雁之属，皆女家自备。过门交拜，二人相见，喜可知矣！是夕，翠翠于枕上作“临江仙”一阕赠生曰：

曾向书斋同笔砚，故人今作新人，洞房花烛十分春。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尘。 殢雨尤云浑未惯，枕边眉黛羞颦，轻怜痛惜莫嫌频。愿郎从此始，日近日相亲。

邀生继和。生遂次韵曰：

记得书斋同讲习，新人不是他人，扁舟来访武陵春：仙居邻紫府，人世隔红尘。 誓海盟山心已许，几番浅笑轻颦，向人犹自语频频。意中无别意，亲后有谁亲？

二人相得之乐，虽孔翠之在赤霄，鸳鸯之游绿水，未足喻也。未及一载，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，尽陷沿淮诸郡，女为其部将军李将军者所掳。至正末，士诚辟土益广，跨江南北，奄有浙西，乃通款元朝，愿奉正朔，道途始通，行旅无阻。生于是辞别内、外父母，求访其妻，誓不见则不复还。行至平江，则闻李将军见为绍兴守御；及至绍兴，则又调屯兵安丰矣；复至安丰，则回湖州驻扎矣。生来往江淮，备经险阻，星霜屡移，囊橐又竭，然此心终不少懈；草行露宿，丐乞于人，仅而得达湖州。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，威焰赫奔。生伫立门墙，踌躇窥俟，将进而未能，欲言而不敢。阍者怪而问焉。生曰：“仆，淮安人也，丧乱以来，闻有一妹在于贵府，是以不远千里至此，欲求一见耳。”阍者曰：“然则，汝何姓名？汝妹

年貌若干？愿得详言，以审其实。”生曰：“仆姓刘，名金定，妹名翠翠，识字能文。当失去之时，年始十七，以岁月计之，今则二十四矣。”阍者闻之，曰：“府中果有刘氏者，淮安人，其齿如汝所言，识字善为诗，性又通慧，本使宠之专房。汝信不妄，吾将告于内，汝且止此以待。”遂奔趋入告。须臾，复出，领生入见。将军坐于厅上，生再拜而起，具述厥由。将军，武人也，信之不疑，即命内竖告于翠翠曰：“汝兄自乡中来此，当出见之。”翠翠承命而出，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，动问父母外，不能措一辞，但相对悲咽而已。将军曰：“汝既远来，道途跋涉，心力疲困，可且于吾门下休息，吾当徐为之所。”即出新衣一袭，令服之，并以帷帐衾席之属，设于门西小斋，令生处焉。翌日，谓生曰：“汝妹能识字，汝亦通书否？”生曰：“仆在乡中，以儒为业，以书为本，凡经史子集，涉猎尽矣，盖素所习也，又何疑焉。”将军喜曰：“吾自少失学，乘乱崛起。方响用于时，趋从者众，宾客盈门，无人延款，书帙堆案，无人裁答。汝便处吾门下，足充一记室矣。”生，聪敏者也，性既温和，才又秀发，处于其门，益自检束，承上接下，咸得其欢，代书回简，曲尽其意。将军大以为得人，待之甚厚。然生本为求妻而来，自厅前一见之后，不可再得，闺阁深邃，内外隔绝，但欲一达其意，而终无便可乘。荏苒数月，时及授衣，西风夕起，白露为霜，独处空斋，终夜不寐，乃成一诗曰：

好花移入玉阑干，春色无缘得再看。乐处岂知愁处苦，
别时虽易见时难！何年塞上重归马？此夜庭中独舞鸾！
雾阁云窗深几许？可怜辜负月团圆！

诗成，书于片纸，折布裘之领而缝之，以百钱纳于小竖，而告曰：“天气已寒，吾衣甚薄，乞持入付吾妹，令浣濯而缝纆之，将以

御寒耳。”小竖如言持入。翠翠解其意，折衣而诗见，大加伤感，吞声而泣，别为一诗，亦缝于内，以付生。诗曰：

一自乡关动战锋，旧愁新恨几重重！肠虽已断情难断，
生不相从死亦从。长使德言藏破镜，终教子建赋游龙。绿珠
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谁知也到依！

生得诗，知其以死许之，无复致望，愈加抑郁，遂感沉痾。翠翠请于将军，始得一至床前问候，而生病已亟矣。翠翠以臂扶生而起，生引首侧视，凝泪满眶，长吁一声，奄然命尽。将军怜之，葬于道场山麓。翠翠送殡而归，是夜得疾，不复饮药，展转衾席，将及两月，一旦，告于将军曰：“妾弃家相从，已得八载；流离外境，举目无亲，止有一兄，今又死矣。妾病必不起，乞埋骨兄侧，黄泉之下，庶有依托，免于他乡作孤魂也。”言尽而卒。将军不违其志，竟附葬于生之坟左，宛然东西二丘焉。洪武初，张氏既灭，翠翠家有一旧仆，以商贩为业，路经湖州，过道场山下，见朱门华屋，槐柳掩映，翠翠与金生方凭肩而立。遽呼之入，访问父母存殁，及乡井旧事，仆曰：“娘子与郎安得在此？”翠翠曰：“始因兵乱，我为李将军所掳，郎君远来寻访，将军不阻，以我归焉，因遂侨居于此耳。”仆曰：“予今还淮安，娘子可修一书以报父母也。”翠翠留之宿，饭吴兴之香糯，羹苕溪之鲜鲫，以乌程酒出饮之。明旦，遂修启以上父母曰：

伏以父生母育，难酬罔极之恩；夫唱妇随，夙著三从之义。在人伦而已定，何时事之多艰！曩者汉日将颓，楚氛甚恶，倒持太阿之柄，擅弄潢池之兵。封豕长蛇，互相吞并；雄蜂雌蝶，各自逃生。不能玉碎于乱离，乃至瓦全于仓卒。驱驰战马，随逐征鞍。望高天而八翼莫飞，思故国而三魂屡散。

良辰易迈，伤青鸾之伴木鸡；怨偶为仇，俱乌鸦之打丹凤。虽应酬而为乐，终感激而生悲。夜月杜鹃之啼，春风蝴蝶之梦。时移事往，苦尽甘来。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，王敦开阁而放妓，蓬岛践当时之约，潇湘有故人之逢。自怜赋命之屯，不恨寻春之晚。章台之柳，虽已折于他人；玄都之花，尚不改于前度。将谓瓶沉而簪折，岂期璧返而珠还。殆同玉箫女两世因缘，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。天与其便，事非偶然。煎鸾胶而续断弦，重谱缱绻；托鱼腹而传尺素，谨致丁宁。未奉甘旨，先此申复。

父母得之，甚喜，其父即赁舟与仆自淮徂浙，迳奔吴兴，至道场山下畴昔留宿之处，则荒烟野草，狐兔之迹交道，前所见屋宇，乃东西两坟耳。方疑访问，适有野僧扶锡而过，叩而问焉。则曰：“此故李将军所葬金生与翠娘之坟耳，岂有人居乎？”大惊。取其书而视之，则白纸一幅也。时李将军为国朝所戮，无从诘问其详。父哭于坟下曰：“汝以书赚我，令我千里至此，本欲与我一见也。今我至此，而汝藏踪秘迹，匿影潜形，我与汝生为父子，死何间焉；汝如有灵，毋吝一见，以释我疑虑也。”是夜，宿于坟。以三更后，翠翠与金生拜跪于前，悲号宛转。父泣而抚问之，乃具述其始末曰：“往者，祸起萧墙，兵兴属郡。不能效窦氏女之烈，乃致为沙吒利之驱。忍耻偷生，离乡去国。恨以蕙兰之弱质，配兹狙佞之下材。惟知夺石家买笑之姬，岂暇怜息国不言之妇。叫九阍而无路，度一日如三秋。良人不弃旧恩，特勤远访。托兄妹之名，而仅获一见；隔伉俪之情，而终遂不通，彼感疾而先殁，妾含冤而继殒。欲求柩葬，幸得同归。大略如斯，微言莫尽。”父曰：“我之来此，本欲取汝还家，以奉我耳。今汝已矣，将取汝骨迁于先垅，亦

不虛行一遭也。”复泣而言曰：“妾生而不幸，不得视膳庭闱；歿且无缘，不得首丘塋垅。然而地道尚静，神理宜安，若更迁移，反成劳扰。况溪山秀丽，草木荣华，既已安焉，非所愿也。”因抱持其父而大哭。父遂惊觉，乃一梦也。明日，以牲酒奠于坟下，与仆返棹而归。至今过者，指为金、翠墓云。

本篇选自《剪灯新话》卷三。故事写一对恩爱夫妻在元末明初战乱中的不幸遭遇，他们被人活活地拆散，在难堪的精神折磨中先后死去；死后虽然团聚在一起了，精神上却还没有得到解脱，生前的种种不幸仍然缠绕着他们，使他们情不能已。这个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元、明之际人民久乱思安的心情。本篇情节曲折，文笔清新深婉，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。但过多地插入诗词骈文，显得支蔓芜杂，是其一病。本篇影响颇大，凌濛初曾将它改写成话本，列入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第六卷，回目为《李将军错认舅，刘氏女诡从夫》；明叶宪祖的杂剧《金翠寒衣记》、清袁声的传奇《领头书》等，也是以这个故事为题材。（刘扬忠）

修文舍人传

夏颜，字希贤，吴之震泽人也。博学多闻，性气英迈，幅巾布裘，游于东西两浙间。喜慷慨论事，亶亶不厌，人每倾下之。然而命分甚薄，日不暇给，尝喟然长叹曰：“夏颜，汝修身谨行，奈何不能润其家乎？”则又自解曰：“颜渊困于陋巷，岂道义之不足也？贾谊屈于长沙，岂文章之不赡也？校尉封拜而李广不侯，岂智勇之不逮也？侏儒饱死而方朔苦饥，岂才艺之不敏也？盖有命焉，不

可幸而致，吾知顺受而已，岂敢非理妄求哉！”

至正初，客死润州，葬于北固山下。友人有与之契厚者，忽遇之于途，见颜驱高车，拥大盖，峨冠曳珮，如侯伯状，从者各执其物，呵殿而随护，风采扬扬，非复往日，投北而去。友人不敢呼之。一日，早作，复遇之于里门，颜遽褰帷下车而施揖曰：“故人安否？”友人遂与叙旧，执手款语，不异平生。乃问之曰：“与君隔别未久，而能自致青云，立身要路。车马仆从，如此之盛，衣服冠带，如此之华，可谓大丈夫得志之秋矣！不胜健美之至！”颜曰：“吾今隶职冥司，颇极清要。故人下问，何敢有隐，但途路之次，未暇备述，如不相弃，可于后夕会于甘露寺多景楼，庶得从容时顷，少叙间阔，不知可乎？望勿以幽冥为讶，而负此诚约也。”友人许之。告别而去。是夕，携酒而往，则颜已先在，见其至，喜甚，迎谓曰：“故人真信士，可谓死生之交矣！”乃言曰：“地下之乐，不减人间，吾今为修文舍人，颜渊、卜商旧职也。冥司用人，选擢甚精，必当其才，必称其职，然后官位可居，爵禄可致，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，可以门第而进，可以外貌而滥充，可以虚名而躐取也。试与君论之：今夫人世之上，仕路之间，秉笔中书者，岂尽萧、曹、丙、魏之徒乎？提兵阃外者，岂尽韩、彭、卫、霍之流乎？馆阁摛文者，岂皆班、扬、董、马之辈乎？郡邑牧民者，岂皆龚、黄、召、杜之俦乎？骐驎服盐车而驾驂厌苴豆，凤凰栖枳棘而鸱鸇鸣户庭，贤者槁项黄馘而死于下，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，故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正坐此也。冥司则不然，黜陟必明，赏罚必公，昔日负君之贼，败国之臣，受穹爵而享厚禄者，至此必受其殃；昔日积善之家，修德之士，厄下位而困穷途者，至此必蒙其福。盖轮回之数，报应之条，至此而莫逃矣。”遂引满而饮，连举数觥，凭栏观眺，口占律诗

二章，吟赠友人曰：

笑拍阑干扣玉壶，林鸦惊散渚禽呼，一江流水三更月，
两岸青山六代都。富贵不来吾老矣，幽明无间子知乎？傍人
若问前程事，积善行仁是坦途。

满身风露夜茫茫，一片山光与水光，铁瓮城边人玩月，
鬼门关外客还乡。功名不博诗千首，生死何殊梦一场！赖有
故人知此意，清谈终夕据藤床。

吟讫，搔首而言曰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仆在世之日，无德可称，无功可述，然而著成集录，不下数百卷，作为文章，将及千余篇，皆极深研几，尽意而为之者。奄忽以来，家事零替，内无应门之童，外绝知音之士，盗贼之所攘窃，虫鼠之所毁伤，十不存一，甚可惜也。伏望故人以怜才为念，恤交为心，捐季子之宝剑，付尧夫之麦舟，用财于当行，施德于不报，刻之桐梓，传于好事，庶几不与草木同腐，此则故人之赐也。兴言及此，惭愧何胜！”友人许诺。颜大喜，捧觞拜献，以致丁宁之意。已而，东方渐曙，告别而去。友人归吴中，访其家，除散亡零落外，犹得遗文数百篇，并所著《汲古录》、《通玄志》等书，亟命工镂版，鬻之于肆，以广其传。颜复到门致谢。自此往来无间，其家吉凶祸福，皆前期报之。

三年之后，友人感疾，颜来访问，因谓曰：“仆备员修文府，日月已满，当得举代。冥间最重此职，得之甚难。君若不欲，则不敢强；万一欲之，当与尽力。所以汲汲于此者，盖欲报君镂版之恩耳。人生会当有死，纵复强延数年，何可得居此地也？”友人欣然许之，遂处置家事，不复治疗，数日而终。

本篇选自《剪灯新话》卷四。故事借阴间和阳世的对比,揭露人间官府“可以贿赂而通,可以门第而进,可以外貌而滥充,可以虚名而赚取”的腐败,并表现对冥司用人能“必当其才,必称其职”的向往,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。本篇实际上是通过书生夏颜的不幸遭遇,揭露封建政治和仕途的黑暗腐朽,为怀才不遇之士鸣不平。不过这篇小说宿命论思想较重,艺术表现上有忽视形象描写,过多进行议论的偏向。(刘扬忠)

绿衣人传

天水赵源,早丧父母,未有妻室。延祐间,游学至于钱塘,侨居西湖葛岭之上,其侧即宋贾秋壑旧宅也。源独居无聊,尝日晚徙倚门外,见一女子,从东来,绿衣双鬟,年可十五六,虽不盛妆浓饰,而姿色过人,源注目久之。明日出门,又见,如此凡数度,日晚辄来。源戏问之曰:“家居何处,暮暮来此?”女笑而拜曰:“儿家与君为邻,君自不识耳。”源试挑之,女欣然而应,因遂留宿,甚相亲昵。明旦,辞去,夜则复来。如此凡月余,情爱甚至。源问其姓氏居址,女曰:“君但得美妇而已,何用强知。”问之不已,则曰:“儿常衣绿,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。”终不告以居址所在。源意其为巨室妾媵,夜出私奔,或恐事迹彰闻,故不肯言耳,信之不疑,宠念转密。

一夕,源被酒,戏指其衣曰:“此真可谓绿兮衣兮,绿衣黄裳者也。”女有惭色,数夕不至。及再来,源叩之。乃曰:“本欲相与偕老,奈何以婢妾待之,令人忸怩而不安!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。

然君已知矣，今不复隐，请得备言之。儿与君，旧相识也，今非至情相感，莫能及此。”源问其故，女惨然曰：“得无相难乎？儿实非今世人，亦非有祸于君者，盖冥数当然，夙缘未尽耳。”源大惊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女曰：“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。本临安良家子，少善弈棋，年十五，以棋童入侍，每秋壑朝回，宴坐半闲堂，必召儿侍弈，备见宠爱。是时君为其家苍头，职主煎茶，每因供进茶瓯，得至后堂。君时年少，美姿容，儿见而慕之，尝以绣罗钱篋，乘暗投君。君亦以玳瑁脂盒为赠，彼此虽各有意，而内外严密，莫能得其便。后为同辈所觉，谗于秋壑，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。君今已再世为人，而儿犹在鬼箴，得非命欤？”言讫，呜咽泣下。源亦为之动容。久之，乃曰：“审若是，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，当更加亲爱，以偿畴昔之愿。”自是遂留宿源舍，不复更去。源素不善弈，教之弈，尽传其妙，凡平日以棋称者，皆不能敌也。每说秋壑旧事，其所目击者，历历甚详。尝言：秋壑一日倚楼闲望，诸姬皆侍，适二人乌巾素服，乘小舟由湖登岸。一姬曰：“美哉二少年！”秋壑曰：“汝愿事之耶？当令纳聘。”姬笑而无言。逾时，令人捧一盒，呼诸姬至前曰：“适为某姬纳聘。”启视之，则姬之首也，诸姬皆战栗而退。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，太学有诗曰：

昨夜江头涌碧波，满船都载相公槎，虽然要作调羹用，未必调羹用许多！

秋壑闻之，遂以士人付狱，论以诽谤罪。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，民受其苦，或题诗于路左云：

襄阳累岁困孤城，豢养湖山不出征。不识咽喉形势地，公田枉自害苍生。

秋壑见之，捕得，遣远窜。又尝斋云水千人，其数已足，未有

一道士，衣裾褴褛，至门求斋，主者以数足，不肯引入，道士坚求不去，不得已于门侧斋焉；斋罢，复其钵于案而去；众悉力举之，不动。启于秋壑，自往举之，乃有诗二句云：“得好休时便好休，收花结子在漳州。”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。然终不喻漳州之意，嗟乎，孰知有漳州木绵庵之厄也！又尝有梢人泊舟苏堤，时方盛暑，卧于舟尾，终夜不寐，见三人长不盈尺，集于沙际，一曰：“张公至矣，如之奈何？”一曰：“贾平章非仁者，决不相恕！”一曰：“我则已矣，公等及见其败也！”相与哭入水中。次日，渔者张公获一鳖，径二尺余，纳之府第，不三年而祸作。盖物亦先知，数而不可逃也。源曰：“吾今日与汝相遇，抑岂非数乎？”女曰：“是诚不妄矣！”源曰：“汝之精气，能久存于世耶？”女曰：“数至则散矣。”源曰：“然则何时？”女曰：“三年耳。”源固未之信。

及期，卧病不起。源为之迎医，女不欲，曰：“曩固已与君言矣，因缘之契，夫妇之情，尽于此矣。”即以手握源臂，而与之诀曰：“儿以幽阴之质，得事君子，荷蒙不弃，周旋许时。往者一念之私，俱陷不测之祸，然而海枯石烂，此恨难消，地老天荒，此情不泯！今幸得续前生之好，践往世之盟，三载于兹，志愿已足，请从此辞，毋更以为念也！”言讫，面壁而卧，呼之不应矣。源大伤恸，为治棺槨而敛之。将葬，怪其柩甚轻，启而视之，惟衣衾钗珥在耳。乃虚葬于北山之麓。源感其情，不复再娶，投灵隐寺出家为僧，终其身云。

本篇选自《剪灯新话》卷四。故事通过女鬼的控诉，指责了南宋末年权相贾似道残忍暴虐、祸国殃民的罪行，也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奴婢制度的不合理。本篇人物形象描写较为生动，特别